

วรรณคดีขบขันในสมัยโบราณตอนกลาง

中古谐谑文学概述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Humorous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林慧云(马来西亚)¹

บทคัดย่อ: นับตั้งแต่อดีตเป็นต้นมานานเขียนที่มีลักษณะพิเศษของวรรณคดีขบขัน จะถูกสอดแทรกอยู่ในคัมภีร์สำคัญของสำนักของจื้อ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นิพนธ์ ปรัชญาอนิพนธ์ และปกิณกะนิพนธ์ต่างๆ พัฒนาการของวรรณคดีขบขันของบุคคลโบราณตอนกลางมีพื้นฐานมาจาก 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ตั้งแต่ก่อนยุคกินและขัน มีการพัฒนาจนมีรูปแบบที่แน่นอนในยุคเวจินหรืออาจกล่าวได้ว่าเป็น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รุ่งเรืองที่สุด แต่ว่า สำหรับวรรณคดีขบขันแล้ว การไม่มีนัยอันสำคัญและมีลักษณ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ที่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การคดีสามัญ จึงทำให้ไม่ได้รับการสนใจเท่าที่ควร หรือกระทั่งไม่ได้รับ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ค่าอย่างที่ควรจะเป็น 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 แม้ว่าจะถูกมองเป็นชิ้นงานที่เป็น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ขัน แต่จริงๆ แล้วกลับมีแนวคิด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ด้านที่ค่าควรแก่ การค้นคว้าและศึกษา ทั้ง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ตัวภาษาและนัยแฝงที่ผู้เขียนต้อง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ซึ่งเต็มไปด้วยความลึกซึ้งและน่าสนใจ

คำสำคัญ: สมัยโบราณตอนกลาง ขบขัน 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คดี

¹

หลินอี้ยอวิน, มาเลเซีย,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เอก สาขาวิช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โบราณ คณะภาษา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ฟูตัน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琳慧云, 马来西亚, 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Lin Huiyun, Malasia, Ph.D.candidat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P.R.China

摘要: 自古以来符合谐谑文学特质的作品资料，分别收藏于经、史、子、集中，无所不有。然而，中古谐谑文学作品之发展，经历先秦两汉创作的铺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其创作已达到了一定规模，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繁荣的局面。可是，谐谑文学作品往往因为没有宏旨，纯属游戏之作，与严肃庄重的正统文学作品相去甚远而不被受到重视，甚至无法得到应有的评价。然而，这些虽然属于谐谑性质的作品，其背后所蕴涵的价值与意义仍然可从多方面加以寻绎，以发掘出其言有穷而意不尽的隽永趣味。

关键词: 中古；谐谑；文学作品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humorous literature was interpolated into the Confucius scripture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miscellan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humorous literature derived from the creativity of pre-Qin and pre-Han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reached its peak in Wei-Jin era which could be seen as the golden age of humorous literature. However, the lack of philosophical merits and unusual forms of writing made humorous literature unpopular and undervalued. Commonly seen as farcical and entertaining works, humorous literature, however, contained numerous insights and profound messages both in terms of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connotative meanings ingeniously hidden in the those writings.

Keyword: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Humorous; Literature

一、谐谑之解析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说道：“如果说笑起于机智（Wit）或俏皮话（Jest），这不免与事实不符，人们遇到不尴尬的失仪的事，虽然其中没什么机智或俏皮话，仍然会发笑。因此，凡是令人发笑的必定是新奇的，不期而然的。”¹显然，霍布斯在深入揭示人类情感的同时，虽然未将机智视为引人发笑的唯一因素，但是他也并没有排除机智是笑的原因之一。往往机智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幽默的人，而幽默的人必定是机智的人。因此，表达机智的方式明显与幽默是相互适应的，这亦是机智与幽默最简单的区别。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关于机智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机智与幽默的比较，不绝如缕，见仁见智，颇成学术气候。甚至有人专门撰文，试图确定机智的真正标准。有词典和百科全书，用幽默注释机智或用机智注释幽默，将两者相互转借，相提并论。在这一过程中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最为显著。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Wit and Its Relation to Unconscious）一书中，就把有趣之事物分为机智（Wit）、滑稽（Comic）、幽默（Humor）三种形态。弗洛伊德认为诙谐是一种心理能量的释放，是对于某种被压抑情绪的抒发。这种情绪寻求聆听者的认同，哄堂大笑使说笑者得到无比乐趣。²

¹ 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维坦》（Leviathan），北京：商务印务馆（1985），第41页。

²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Wit and Its Relation to Unconscious），台北：知书房（2000），第209页。

二、中古谐謔之由來

在中国古代与西方所谓机智、滑稽、幽默等相近的用语有谐、谐謔、排调、笑言、妙语等。凡言语有趣而引人发笑即可称之为谐，如谐辞（戏谑之辞）、谐说（诙谐谈说）、谐话（富于谐趣的话）。謔则有取笑作乐之意，如戏谑（戏弄调笑）、嘲谑（嘲笑戏谑）、谑弄（嘲弄戏谑）、谑词（开玩笑的话）。因此，中古所谓谐謔，即诙谐、滑稽，略带戏弄、调侃等性质的言行或文辞。

自古以来符合谐謔特质的资料，分别收于经、史、子、集内，无所不有。然而，中古谐謔作品之发展，经历先秦两汉创作的铺垫，到魏晋南北朝时，创作已达到一定规模，甚至形成了繁荣的局面。可是，谐謔作品往往却因为没有宏旨，纯属游戏之作，与严肃庄重的正统文学相去甚远而不受重视，甚至无法得到应有的评价。其实，单用「谐」字或「谑」字的例子早就已经出现在古籍里了，例如《庄子·逍遙游》提到‘齐谐’¹，《诗经·国风·卫·淇奥》提到‘善戏谑兮’²。

这当中，又以《庄子》、《韩非子》、《列子》等子书里所记载的诙谐有趣的寓言故事为最多，甚至连《孟子》一书中亦含有此类文章，例如《孟子·公孙丑》中‘揠苗助长’的故事，常被后人拿来讽刺那些具有功利之心的人。《孟子·离娄》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则被借来讥刺浮夸无实的人。晋时甚至有谐謔一词出现，例如《晋书·文苑列传》载：“恺之好谐

¹ 《庄子·逍遙游》曰：“齐谐者，志怪者也。”参见王叔岷：《庄子校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第6页。

² 《诗经·国风·卫·淇奥》曰：“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倚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参见[宋]朱熹注：《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4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ศจิกายน 2556

谑，人多爱狎之。”¹由此可见，擅长谐谑之人历来皆是受欢迎的，例如在极严肃的悲剧中有小丑，在极严肃的宫廷中则有俳优。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²

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滑稽列传》，内容主要既是叙述优孟、优旃等伶人的事迹，而这些伶人皆属辩捷诙谐不拘之人。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替下层发声的角色，如《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中亦常常会提到‘优’这一名称。由此可见，早在诸子时代，讲有意义的笑话已经是一种流行风尚，而且当时更有淳于髡、优孟、优旃等伶人，专门以‘能言诙谐’而著名。而上述所举的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士人对此评价极高。司马迁认为这些「优」的作用是跟随王侯身后，趁机会开玩笑，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或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使朝中君臣听着高兴，偶尔在谈笑中亦可解忧、解纷，并且适时地给予国君恰当的讽谏。这也是在极度严肃的宫廷中俳优存在的价值。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³

¹ [唐]房玄龄：《晋书·文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2404 页。

² [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59），第 3197 页。

³ [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59），第 3197 页。

优人之长在‘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按下文言齐威王‘国且危亡，且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楚庄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马，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而淳于髡、优孟之流冒主威之不测，言廷臣所不敢，谲谏匡正。《国语·晋语》二优施谓里克曰：“我优也，言无邮”，韦昭注：“邮，过也。”《荀子·正论》曰：“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岂詎知见侮之不为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恶故也。”盖人言之有罪而优言之能无罪，所谓无邮、不恶者是，亦即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所谓‘无避忌之俳谐弄臣’（all-licens’ d fool），意大利古时称此类宫廷狎弄之臣曰‘优’（istrione）也。¹

汉初时候，许多文人皆是以俳优角色起家的，如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等，他们皆是利用滑稽诙谐的方式来对君王进行讽谏的。这种亦庄亦谐的讽刺艺术，是俳优与生俱来的传统和本能，充分展示出俳优人格的魅力和俳优艺术的生命力。与俳优相比，优孟们更尊崇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更看重政治与民意的统一。他们能在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直面帝王，指陈时弊。巧妙地先扬后抑，正话反说，将帝王言行中荒唐的一面充分彰显出来，并且推向极端，使之完全陷入悖于情理、逻辑的可笑境界，促使帝王在哈哈大笑声中猛然警省，中止荒谬行径。²由此可见，中国的诙谐滑稽笑话，除了供人赏乐之外，别有寓意，而谐谑亦从来不曾脱离这个传统而发展。

¹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 378 页。

² 闵定庆：《谐谑之锋——俳优人格》，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第 23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¹

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乃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当时所谓民间‘街谈巷语’均被视为不入流的著作。然而，司马迁却认为虽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其中亦有不少‘志怪趣谈’。历来谐谑作品应当亦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受传统道术观和史学观的排斥，始终是地位卑微。然而，虽属谐谑作品，其所蕴涵的价值与意义仍然可从多方面加以寻绎，以发掘其言有穷而意不尽的隽永趣味。

三、中古之谐谑作品

近人所谓中古，指的是秦汉以后、唐宋以前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变迁剧烈的长时期，约略相当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谐谑可谓经历了一个自立发展的过程。由一种较为简单的、以娱乐为目的的简单形式，经过艺术表现与文化内涵的深化而逐渐独具特色。谐谑即诙谐、滑稽，略带戏弄、调侃等性质的言行或文辞。若将成熟的谐谑视为一种文体，则谐谑自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主要是记载人物言行的片断，虽然常具有故事性，但是其篇幅是简短的。因此，其情节始末及背景之描述都尽量简略，唯特重对话之描写，以达谐谑效果。就人物而言，笑话包含了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两大类，其中虚构的典型人物是单纯笑话中最重要的角色，如呆女婿、酸秀

¹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 1745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56

才、贪官污吏、庸医等。这些人物在作者的笔下都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但是在真实人物的谐谑故事中，被调侃的人物总有某种性格或才能的弱点会被凸显，相对的出言调侃的人总是显现出其智悟与机捷的口才。就表现手法而言，谐谑主要是善用夸饰、映衬、反复、双关、反讽等技巧，以引人发笑。当然，谐谑的特质在于滑稽逗趣，滑稽性的产生来自于夸张的扭曲，或由于矛盾不谐。可是，在笑的当儿，其嘲弄的主题也是繁复多样的，而且由于目的的不同，所呈现的风貌也各具特色。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哲学上、文学上、艺术上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小说创作也是一样。

魏晋以后，杂史杂传盛多，许多‘志怪趣谈’皆被归入史部。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则是专门讨论笑话的体制、功用及流变的专文，显然是中古谐谑风尚大盛之后的理论归纳，极有价值。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¹

虽然诙谐语言乃游戏之作，看似辞浅会俗，有时用隐语，有时用谐语为之，然而‘意在微讽’，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对。其所展现出的谐趣，对后世言谈与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然而，中古之谐谑作品有如三国魏邯郸淳所著《笑林》、隋侯白的《启颜录》。《隋志》有《解颐》二卷，今一字不存。而群书常引《谈薮》亦有若干谐谑故事，则《世说新语》之流也。除此之

¹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102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外，南朝袁淑所著《谐谑文》十卷及孔稚圭所著〈北山移文〉等，其游戏性和娱乐性亦显而易见。

在众多的材料当中，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虽然内容主要是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亦是中国文人式幽默的最重要代表作，其记录魏晋士人幽默实况的资料主要集聚在〈言语〉、〈规箴〉、〈捷语〉、〈夙惠〉、〈贤媛〉、〈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俭啬〉、〈汰侈〉、〈忿狷〉、〈纰漏〉等篇目中，灵活展现了中国士人独特的幽默传统，例如稳重而圆通、含蓄而睿智，技巧丰富而又结合理趣，‘弦外之音’及‘言外之意’溢于言表，对魏晋名士的谐谑故事更是记载不少。

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狂笑，胥靡之狂歌欤！¹

上述所谓嘲调、滑稽、‘盛相驱扇’皆属于崇尚通脱者而言，‘尤而效之’、‘盖以百数’即谐谑、嘲弄之文章盛行，‘无益时用’、‘有亏德音’乃是有感于当时经学溃散，世风日下而发出的喟叹。由此可见，汉魏六朝产生了不少十分重要的谐谑作品，如杨雄〈逐贫赋〉、〈都酒赋〉、张衡〈骷髅赋〉、左思〈白发赋〉、潘岳〈丑妇赋〉、束皙〈卖饼赋〉、费袆〈麦赋〉、诸葛亮〈磨赋〉等，这些纯粹以调侃娱乐为主的赋，在整个汉魏

¹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102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六朝不绝如缕，大多属于即兴而成，语言通俗，甚至被认为是俗赋，难以谈得上教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古时期谐谑作品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繁盛的局面，大抵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上所流行之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魏晋士人爱美成性，所以容易嘲人形貌丑陋。其次，魏晋讲究才智及重视捷才，所以会嘲人学行鄙拙。其三，魏晋讲究雅俗之辨与崇尚风流，所以会鄙视俗情。其四，魏晋崇尚自然，所以会嘲人墨守成规及不懂变通。其五，魏晋士人极度重视门第教养，以学识及礼法为荣，尤其是丧葬礼法，所以对这些处的嘲笑也特多。在诸如此类背景环境底下，谐谑风尚在中古时期逐渐开始蔓延，甚至发展成为繁盛的局面。谐谑本身既是观察力与感应力的直接表现，又是口才与机捷之才的立即反映，完全符合魏晋人的生命情调，故在中古时期才会如此兴盛。

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繡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駢野。于是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如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飙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麦

之列，实由报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鋒以刺敵。

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如此交恶之辞，岂能默哉！¹

名士谈笑风生，当中亦不乏机智语言。晋代著名学者葛洪却对魏晋名士这种不拘礼法的举止略有微辞。他认为放达本应‘通于道德，达于仁义’，并非只是肆意妄为地纵放情绪或做出一些背叛礼教的事情，故他才会对魏晋名士的‘通脱’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对名士‘专以丑辞嘲弄为先’的作为表示不认同。针对这一点，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道：“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汉末经学崩溃，故「通脱」的实质乃是对经学束缚的一种挣脱，魏晋名士那种看似荒唐不经、流俗不雅的言行举止不过是通脱人格外化的表现。无论如何，这是中古谐谑之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期间产生大量的谐谑作品，谐谑辞赋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巅峰，不论是诙谐诗歌、散文、小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魏晋士人这种看似滑稽、幽默、机智等不同的形态，实则是身处在汉末魏晋这样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魏晋士人独特的生活态度，笔者认为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社会风气与士人心理等各方面之因素去探讨。

总的来说，历来除了诸子或经典中的幽默语言，一般的谐谑作品恐怕总是难登大雅之堂。此类作品虽属小道或者被视为不入流者，但是寥寥数字即能让人捧腹大笑，而且还要谑而不虐、灵活生动，这又是另一种境界了。因此，谐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可以是寓言、小说、野史、笑话等等，难以有一个明显的界定。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有时候是叙述体，有时候是对话

¹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 601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体；就内容性质来说，可能是真人真事，亦可能是传说或寓言；就其时代来说，可能是历史陈迹，也可能是当时的所见所闻；就其功用而言，也许只是引人发笑而已，也许具有讽谏的意味。然而，这些诙谐有趣的作品不只是看过、笑过就算了，不妨试着探索这些谐谑作品背后更深一层的内涵，其实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四、结语

笑话要令人发笑，首先笑点要浅显，使人皆能会意。其次要简短有力，这样才能使感染力迅捷，听者机括一发，读者便能开怀大笑。它一般来说是一种诙谐逗趣和寄托讽刺的故事。其形式短小，或具简单的故事情节，有喜剧的气氛，也有喜剧的冲突，常用夸张的手法与尖锐的矛盾，一针见血的揭露事物的本质，使人在笑声中得到娱乐或启示。¹一般滑稽（作品）可以分「无意的滑稽」与「有意的滑稽」。「无意的滑稽」指的是那些笨拙、粗俗、误会等所产生的滑稽形象、言词或行为。「有意的滑稽」指的是那些机智、幽默、吊诡、讽刺的言词，充分表露出说话者的智慧和素养。²因此，幽默可以使一个人的学识、才华、智能、灵感等在语言表达中的闪现，它是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协调、不合理的荒谬现象、偏颇、弊端、矛盾等实质的揭示和对某些反常规知识言行的描述。谐谑是一种滑稽艺术，又是一种讽刺文学，它兼有严肃与轻松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一方面以嘲弄代替指责，以诙谐的言辞表达讽劝的意旨，寄严肃于滑稽之中，不论是谈玄说理或者批评讥

¹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第 226 页。

² 姚一苇：《美的范畴论》，台北：开明书局（1978），第 241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刺，无不妙趣横生。士人亦可以将内心的不满，藉由谐谑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谐谑可说是世人宣泄积郁的最佳途径。

今日可以找到的笑话，除了先秦的一些诸子寓言故事以外，尚有三国魏邯郸淳所撰《笑林》、隋侯白《启颜录》，此二书专门记录古今可笑之事。其次，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三十六篇中，以记载名士巧言为主要内容的，当首推〈言语〉、〈排调〉、〈轻诋〉，另外像〈文学〉、〈方正〉、〈规箴〉诸篇，也不乏令人激赏之言。其三，与《世说新语》一般记述魏晋名人轶事的尚有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沈约《俗说》等。此三部作品皆已经亡佚，然而《世说新语》中皆保留部分遗文。其他诸如《解颐》、《续世说》等一类作品，其性质与《世说新语》、《语林》等皆类似，可惜今皆已难见其文了。除此之外，在众多的古籍当中，类书则是谐谑文学之数据的渊薮，例如：《太平广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中保留了不少的遗文，足见古人对这类作品的重视。另外，今人鲁迅《古小说钩沉》亦辑录了不少的故事，颇具研究与探讨之价值。

【参考书目】

1. [汉]司马迁 1959 《史记•滑稽列传》，上海：中华书局。
2. [汉]班固 1962 《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3. [唐]房玄龄 1974 《晋书•文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4. [宋]朱熹注 1987 《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
6. 王利器 1980 《文心雕龙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王叔岷 1988 《庄子校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8. 杨明照 1991 《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
9. 姚一苇 1978 《美的范畴论》，台北：开明书局。
10. 曾永义 2003 《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
11. 闵定庆 2009 《谐谑之锋——俳优人格》，北京：东方出版社。
12. 霍布斯 (Thomas Hobbes)：《利维坦》(Leviathan) 1981 北京：商务印务馆。
13.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2000 《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Wit and Its Relation to Unconscious)，台北：知书房。